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六　列傳二十六

蘇世長 子良嗣　韋雲起 孫方質

孫伏伽　張元素

蘇世長雍州武功人也祖彤後魏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周武帝時世長年十餘歲上書言事武帝以其年小召問讀何書對曰讀孝經論語武帝曰孝經論語何所言對曰孝經云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論語曰爲政以德武帝善其對令於獸門館讀書以其父歿王事因令襲爵世長於武帝前擗踴號泣武帝爲之改容隋文帝受禪世長又屢上便宜頗有補益超

遷長安令大業中爲都水少監使於上江督運會江都難作世長爲煬帝發喪慟哭哀感路人王世充僭號署爲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宏烈及將豆盧褒俱鎮襄陽時宏烈娶褒女爲妻深相結託高祖與褒有舊璽書諭之不從頻斬使者武德四年洛陽平世長首勸宏烈歸降旣至京師高祖誅褒而責世長來晚之故世長頓顙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陛下應天順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齒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經涉亂離死亡略盡惟臣殘命得見聖

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絕其類也實望天恩使有遺種高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玉山屯監後於元武門引見語及平生恩意甚厚高祖曰卿自謂諂佞耶正直耶對曰臣實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爲背世充而歸我對曰洛陽既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充尚在臣據漢南天意雖有所歸人事足爲勍敵高祖大笑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惟蒙屯監卽日擢拜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

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及突厥入寇武功郡縣多失戶口是後下詔將幸武功校獵世長又諫曰突厥初入大爲民害陛下救恤之道猶未發言乃於其地又縱畋獵非但仁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供頓將何以堪高祖不納又嘗引之於披香殿世長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所作耶是何雕麗之若此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設詭疑而言煬帝乎對曰臣實

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瑠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之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民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深然之後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秦府初開文學館引爲學士與房元齡等一十八人皆蒙圖畫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軍諮諠噱超然辯悟正色於庭匪躬之故貞觀初聘於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受賂遺朝廷稱之出爲巴州刺史覆舟溺水

而卒世長機辨有學博涉而簡率嗜酒無威儀初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爲笑議者方稱其詐

子艮嗣高宗時遷周王府司馬王時年少舉事不法艮嗣正色匡諫甚見敬憚王府官屬多非其人艮嗣守文檢括莫敢有犯深爲高宗所稱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舸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荆州艮嗣囚之因上疏切諫稱遠方求珍異以疲道路非聖人抑已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

威福以虧皇明言甚切直疏奏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永淳中爲雍州長史時關中大饑人相食盜賊縱横良嗣爲政嚴明盜發三日內無不擒擿則天臨朝遷工部尚書尋代王德眞爲納言累封溫國公爲西京留守則天賦詩餞送賞遇甚渥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西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駮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匪躬遂止無幾追入都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於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之載初元年春罷文昌左相加位特進仍依舊

知政事與地官尚書韋方質不協及方質坐事當誅辭
引良嗣則天特保明之良嗣謝恩拜伏便不能復起輿
歸其家詔御醫張文仲韋慈藏往視疾其日薨年八十
五則天輟朝三日舉哀於觀風門敕百官就宅赴弔贈
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賜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
兼降璽書弔祭始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僚壻累下從龔州刺史其人往謝良嗣色泰定曰初不聞有累在荊州時州有河東寺本蕭詧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其子踐言太常丞尋爲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追
削良嗣官爵籍沒其家景龍元年追贈良嗣司空踐言
子務元襲爵溫國公開元中爲邠王府長史

韋雲起雍州萬年人伯父澄武德初國子祭酒綿州刺史雲起隋開皇中明經舉授符璽直長嘗因奏事文帝問曰外間有不便事汝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在帝側雲起應聲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公主之壻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陛下官不擇賢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仁壽初詔在朝文武舉人述乃舉雲起進授通事舍人大業初改爲通事謁者又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內多山東人而自作門戶更相剡薦附下罔上共爲朋黨不抑其端必傾

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黙巳謹件朋黨人姓名及
姦狀如左煬帝令大理追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
駕郎楚之並坐朋黨配流漫頭赤水餘免官者九人會
契丹入抄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往討契丹部落啓民
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
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皷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
非公使不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有犯
約者斬紇干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來入謁之
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
既入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

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之契丹不備去賊營百里詐引南度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丹弗之知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女子及畜産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男子皆殺之煬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師奇譎才兼文武又立朝謇諤朕今親自舉之擢爲治書御史雲起乃奏劾曰內史侍郎虞世基職典樞要寄任隆重御史大夫裴蘊特蒙殊寵維持內外今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或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莫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此而不繩爲害將大請付

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曰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大理司直煬帝幸揚州雲起告歸長安屬義旗入關於長樂宮謁見義寧元年授司農卿封陽城縣公武德元年加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事是歲欲大發兵討王世充雲起上表諫曰國家承喪亂之後百姓流離未蒙安養頻年不熟關內阻饑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竊狗盜猶為國憂盩厔司竹餘氛未殄藍田谷口羣盜實多朝夕伺間極為國害雖京城之內每夜賊發北有師都連結胡寇斯乃國家心腹之疾也舍此不圖而窺兵函洛若師出

之後內盜乘虛一日有變禍將不小臣謂王世充遠隔千里山川懸絕無能爲害待有餘力方可討之今內難未弭且宜安於度外如臣愚見請暫戢兵務穡勸農安人和衆關中小盜自然寧息秦川將卒賈勇有餘三年之後一舉便定今雖欲速臣恐未可乃從之會突厥入寇詔雲起總領幽寧已北九州兵馬便宜從事四年授西麟州刺史司農卿如故尋代趙郡王孝恭爲夔州刺史轉遂州都督懷柔夷獠威得衆心遷益州行臺民部尚書尋轉行臺兵部尚書行臺僕射竇軌多行殺戮又妄奏獠反冀得集兵因此作威肆其凶暴雲起多執不從

雲起又嘗私産交通生獠以規其利軌亦對衆言之由是構隙情相猜貳隱太子之死也敕遣軌息馳驛詣益州報軌軌乃疑雲起弟慶儉堂弟慶嗣及親族並事東宮慮其聞狀或將爲變先設備而後告之雲起果不信問曰詔書何在軌曰公建成黨也今不奉詔同反明矣遂執殺之初雲起年少時師事太學博士王頍頍每與之言及時事甚嘉歎之乃謂之曰韋生識悟如是必能自取富貴然剛腸嫉惡終當以此害身竟如頍言子師實垂拱初官至華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封扶陽郡公師實子方質則天初鸞臺侍郎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時改修垂拱格式方質多所損益甚爲時人所稱俄而武承嗣三思當朝用事諸宰相咸傾附之方質疾假承嗣等詣宅問疾方質據牀不爲之禮左右云踞見權貴恐招危禍方質曰吉凶命也大丈夫豈能折節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也尋爲酷吏周興來子珣所構配流儋州仍籍没其家尋卒新紀被殺神龍初雪免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大業末自大理寺史累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諫其一曰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不陷於不義故云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不諍於君以此言之臣

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爲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過夏禹窮侈極慾以恣其心天下之士肝腦塗地戶口減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修嚴父之法開直言之路選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搖動者乎所以前朝好爲變更不師古訓者止爲天誘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隆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不知隋失之不難也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旣爲竹帛所拘何可

恣情不愼凡有蒐狩須順四時旣代天理安得非時妄動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鵪鶉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物哉願陛下察臣愚忠則天下幸甚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有隋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於人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擬五月五日於元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子孫謀

爲後代法也故書云無以小怨爲無傷而弗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云放鄭聲遠佞人又云樂則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不勝幸甚其三曰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也故書云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亂其在斯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羣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義之人及先來無賴家門不能雍睦及好奢華馳獵馭射專作慢遊狗馬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悅耳目備馳驅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爲也臣歷窺往古下

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為左右亂之也
願陛下妙選賢才以為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磐石
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大悅下詔曰秦以不聞其過而
亡典籍豈無先誡臣僕諂諛故弗之覺也漢高祖反正
從諫如流洎乎文景繼業宣元承緒不由斯道孰隆景
祚周隋之季忠臣結舌一言喪邦諒足深戒永言於此
常深歎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寶命雖不能性與天道庶
思勉力常冀弼諧以匡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將
申虛受之懷物所未諭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至誠慷慨
辭義懇切指陳得失無所迴避非有不次之舉曷貽利

行之益伏伽既懷諒直宜處憲司可治書侍御史仍頒示遠近知朕意焉兼賜帛三百疋時軍國多事賦歛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高祖並納焉二年高祖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善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及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配遷伏伽上表諫曰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

聞諸舊典故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羣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不惑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蒙賴旣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卽便無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乃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爲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內人誰無罪故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論渠魁世充等爲首渠魁尙

免脅從何辜且古人云蹠狗吠堯蓋非其主在東都城內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猶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豈忘陛下皆云被壅故也以此言之自外疎者竊謂無罪又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已來何代無君所以祇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爲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爲無信欲遣兆人若爲信畏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

諫如臣愚見世充建德下僞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又上表請置諫官高祖皆納焉太宗即位賜爵安樂縣男貞觀元年轉大理少卿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衛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極尊其居處乃爲社稷生靈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人賴之臣竊聞陛下猶自走馬射帖娛悅近臣此乃無禁乘危竊爲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導養聖躬亦

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祇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旣得爲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奈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太宗覽之大悅五年坐奏因誤失免官壽起爲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少卿轉民部侍郎十四年拜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橦倍直與民右丞韋悰劾吏隱沒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緣官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悰曰卿不逮伏伽遠矣後出爲陝州刺史永徽五年以年老致仕顯慶三年卒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於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張元素蒲州虞鄉人隋末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攻陷景城元素被執將就戮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命曰

此人清愼若是今儻殺之乃無天也大王將定天下當深加禮接以招四方如何殺之使善人解體建德遂命釋之署爲治書侍御史固辭不受及江都不守又召拜黃門侍郎始應命建德平授景城都督府錄事參軍太宗聞其名及卽位召見訪以政道對曰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重又欲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況一日萬幾已多虧失以日繼日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廣任賢良高居深視百司奉職誰

敢犯之臣又觀隋末沸騰被於寓縣所爭天下者不過十數人餘皆保邑全身思歸有道是知人欲背主爲亂者鮮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於亂陛下若近覽危亡日愼一日堯舜之道何以能加太宗善其對擢拜侍御史尋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元素上書諫曰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爲君也藉周室之餘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良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宏儉約薄賦斂愼終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

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何須補葺諸王今並出藩
又須營構興發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
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欣
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
承音旨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
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
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
饑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未平復奈何營未幸
之都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
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

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爲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又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隨近所有多從豫章採來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若用木輪即便火出鐵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壞仍數百人別齎鐵轂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二三十里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

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敕大殿高門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然天下翕然謳歌至德今若遵舊制即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趨捨頓異何以昭示子孫光敷四海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顧謂房元齡曰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今元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可賜綵二百疋侍中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

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累遷太子少詹事轉右庶子時承乾居春宮頗以遊畋廢學元素上書諫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同棄然古三驅之禮非欲敎殺將爲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中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常終虧雅度且傅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宏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旣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問以補萬一仍博遺有名行學士兼朝夕侍奉覽聖人之遺敎察旣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夫爲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

情耽惑成亂耽惑惑既甚忠言遂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
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為故知禍
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兩當須廣樹嘉猷既有
好畋之淫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懼漸衰始尚不
慎終將安保壽又兼太子少詹事十三年又上書諫曰
臣聞周公以大聖之材猶握髮吐飧引納白屋而況後
之聖賢敢輕斯道是以禮制皇太子入學而行齒胄欲
使太子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尊卑之序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皆
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

文以飾其表至如孔穎達趙宏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諭今增暉膚德而雕蟲小伎之流秖可時命追隨以代博奕耳若其騎射畋遊酣歌戲玩以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性情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臣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並不能納太宗知元素在東宮頻有進諫十四年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久不坐朝元素諫曰宮內止有婦人耳不知如樊姬之徒可與宏益聖德者有幾若遂無賢哲便是親褻倖遠忠良人不見德何以光敷三善且宮儲之

寄於國為重所以廣置羣僚以輔睿德今乃動經時月不見宮臣納誨既疎將何補闕承乾嫉其數諫遣戶奴夜以馬撾擊之殆至於死承乾又嘗於宮中擊鼓聲聞於外元素扣閤請見極言切諫承乾乃出宮內鼓對元素毀之是歲太宗嘗對朝問元素歷官所由元素既出自刑部令史甚以慙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君子不失言於人聖主不戲言於臣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臣始能盡力以奉其上近代宋孝武輕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門戶乃至狼狽良史書之以為非是陛下昨見問張元素云隋任何官奏云

縣尉又問未為縣尉已前奏云流外又問在何曹司元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大唐創歷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陛下禮重元素頻年任使擢授三品翼贊皇儲自不可更對羣臣窮其門戶棄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恥人君之御臣下也禮義以導之惠澤以驅之使其負戴元天罄輸臣節猶恐德禮不加人不自勵若無故忽略使其羞慚鬱結於懷衷心靡樂責其伏節死義其可得乎書奏太宗謂遂良曰朕亦悔此問今得卿疏深會我心

承乾既敗德日增元素又上書諫曰臣聞孔子云能近

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然書傳所載言之或遠尋覽近事得失斯存至如周武帝平定山東卑宮菲食以安海內太子贇舉措無端穢德日著烏丸軌知其不可具言於武帝武帝慈仁望其漸改及至踐祚狂暴肆情區宇崩離宗祀覆滅卽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弱憑藉女資雖無大功於天下然布德行仁足爲萬姓所賴勇爲太子不能近遵君父之節儉而務驕侈今之山池遺跡卽殿下所親睹是也此時亦恃君親之恩自謂泰山之固詎知邪臣敢進其說向使動靜有常進退合度親君子疎小人舍浮華尙恭儉雖有邪臣間之何能致

慈父之際豈不由積德未宏令聞不著讒言一至遂成其禍竊惟皇儲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積德不宏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視膳問安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愛學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宫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宫愛好者皆遊手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宣猷禁門不異闤闠朝入暮出穢聲

已遠臣以德音日損頻上諫書自爾已來縱逸尤甚右
庶子趙宏智經明行修當今善士臣每奏請望數召進
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猜嫌謂臣妄相推引從
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招敗損方崇閉塞之源
不慕欽明之術雖抱睿哲之資終罹罔念之咎古人云
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
乾不納乃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元素隨例除名
十八年起授潮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永徽中以年老致
仕龍朔三年加授銀青光祿大夫麟德元年卒
史臣曰伏伽上疏於高祖元素進言於太宗從疎賤以

干至尊懷切直以明正理可謂至難矣旣而並見抽奬咸蒙顧遇自非下情忠到効匪躬之節上聽聰明致如流之美孰能至於此乎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斯之謂矣世長幼而聰悟長能規諫雲起屏絕朋黨罔避驕豪歷覽言行咸有可觀而雲起吐茹無方世長終成詭詐其不令也宜哉方諸孫張二子知不逮矣

賛曰言爲身文咸義忘身不有忠膽安輕逆鱗蘇韋果俊伽素忠純悟主匡失猗歟諍臣

新書賛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敷內讜言而世長等仇然獻忠時主方褒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覗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讓爲所厭苦非言有巧拙

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寸心而歸責元素其何救哉此士壅蔽不能傳太子諒矣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六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七　列傳二七

太宗諸子

恒山王承乾　楚王寬

吳王恪子千里新書增　琨　琨子褘　祇　祇子巘從

濮王泰　庶人祐

蜀王愔　蔣王惲

越王貞子沖　紀王慎孫行休從新書增

江王囂　代王簡

趙王福　曹王明

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恒山王承乾濮王

泰楊妃生吳王恪蜀王愔陰妃生庶人祐燕妃生越王貞江王囂韋妃生紀王慎楊妃生趙王福楊氏生曹王明王氏生蔣王惲後宮生楚王寬代王簡

恒山王承乾字高明 太宗長子也生於承乾殿因以名焉武德三年封恒山王七年徙封中山太宗即位爲皇太子時年八歲性聰敏太宗甚愛之太宗居諒闇庶政皆令聽斷頗識大體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及長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迹每臨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羣小褻狎宮臣或欲進諫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斂容引咎自責樞

機辯給智足飾非羣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爲明而莫之察也承乾先患足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負其材能潛懷奪嫡之計於是各樹朋黨遂成釁隙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意泰告訐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於前令宮人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并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

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剪綵爲舞衣尋橦跳劒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於外造大銅鑪六熟鼎招亡奴盜取人牛馬親視烹燖召所幸廝養共食之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爲陣繫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衆號哭剺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耶左右私相語以爲妖又鞻氈爲身鎧列丹幟勒部陣與漢王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爲樂不用命者披樹抶之或至死輕者輒腐之嘗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疋黃金十斤以勵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

去職承乾侈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志寧與左
庶子張元素數上書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左
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深禮賜之令
殺魏王泰不克而止尋與漢王元昌兵部尚書侯君集
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
等謀反將縱兵入西宮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於齊州
承乾謂紇干承基曰我西畔宮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
來耳此間大親近豈可並齊王乎會承基亦外連齊王
繫獄當死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別室命司徒長
孫无忌司空房元齡特進蕭瑀兵部尚書李勣大理卿

孫伏伽中書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馬周諫議大夫褚遂良等參鞫之事皆明驗廢承乾爲庶人徙黔州元昌賜令自盡侯君集等咸伏誅其宮僚左庶子張元素右庶子趙宏智令狐德棻中書舍人蕭鈞並以材選用承乾既敗太宗引大義以讓之咸坐免十九年承乾卒於徙所太宗爲之廢朝葬以國公之禮二子象厥象官至懷州別駕厥至鄂州別駕象子適之別有傳適之爲宰相贈還承乾始王謚曰愍象越州都督郇國公

楚王寬太宗第二子也出繼叔父楚哀王智雲早薨貞觀初追封無後國除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也武德三年封長沙郡王九年封漢王貞觀二年徙封蜀王授益州大都督以年幼不之官久乃爲齊州都督帝謂左右曰吾於恪豈不欲常見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屏藩吾百歲後庶兄弟無危亡十年又徙封吳王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將赴職太宗書誡之曰吾以君臨兆庶表正萬邦汝地居茂親寄惟藩屏勉思橋梓之道善侔間平之德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三風十愆不可不愼如此則克固磐石永保維城外爲君臣之忠內有父子之孝宜自勵志以昜日新汝方違膝下悽戀何已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故誡此一言以爲庭訓坐與乳媪子博簺罷都督削封戶三百高宗卽位拜司

空梁州都督恪母隋煬帝女也恪又有文武才太宗嘗稱其類已既名望素高甚爲物情所向帝初以晉王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无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已甥邪且兒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棊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長孫无忌既輔立高宗深所忌嫉永徽中會房遺愛謀反遂因事誅恪以絕衆望海內寃之臨刑呼曰社稷有靈无忌且族滅有子四人仁瑋琨璄並流於嶺表顯慶五年尋追封恪爲鬱林王并爲立廟以河間王孝恭孫榮爲鬱林縣侯以嗣光宅中仁遇赦還適會榮以罪斥封仁爲鬱林縣侯新書縣男歷岳州別駕爵郡公永昌元年授襄州刺史不知州事後改名千里嘗使江左州人遺以金拒不受武后遣使者勞曰兒吾家千里駒更名千里天授後歷唐廬許衞蒲五州

刺史時皇室諸王有德望者必見誅戮惟千里褊躁無才復數進獻符瑞事故則天朝竟免禍長安三年充嶺南安撫討擊使歷遷右金吾將軍中興初封成紀郡王進封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兼領益州大都督又追贈其父爲司空備禮改葬三年又領廣州大都督五府經略安撫大使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左右數十人斫右延明門將殺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等及太子兵敗千里與禧等坐誅仍籍沒其家改姓蝮氏睿宗卽位詔曰故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保國安人克成忠義願除兇醜翻陷誅夷永言淪沒良深痛悼

宜復舊班用加新寵可還舊官又令復姓瑋早卒中興初追封郇陵王子祗本名褕出繼蜀王愔景龍四年加銀青光祿大夫祕書少監開元十三年改封廣漢郡王太僕卿同正員薨

琨則天朝歷淄衛宋鄭梁幽六州刺史有能名聖厤中嶺南獠反敕琨爲招慰使安輯荒徼甚得其宜長安二年卒官贈司衞卿神龍初贈張掖郡王開元十七年以子禕貴贈工部尚書追封吳王

璄中興初封歸政郡王歷宗正卿坐千里事貶南州司馬卒

琨子禕禕少有志尚事母甚謹撫弟祇等以友愛稱景龍四年爲太子僕兼徐州別駕加銀青光祿大夫少繼江王囂後封爲嗣江王嘗襲封固讓弟祇中宗嘉其意特封嗣江王景雲元年復爲德蔡衢等州刺史開元後累轉蜀濮等州刺史政號清嚴人吏畏而服之漸見委任入爲光祿卿遷將作大匠丁母憂去官起復授瀛州刺史又上表固請終制許之十二年改封信安郡王十五年服除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朔方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攝御史大夫尋遷禮部尚書仍充朔方軍節度使先是石堡城爲吐蕃所據侵擾河右敕禕與河西隴右議取之禕到軍總

率士伍尅期攻之或曰此城據險又爲吐蕃所惜今總
兵深入賊必併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則狼狽不如按軍
持重以觀形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艱險必期衆寡不
敵吾則以死繼之苟利國家此身何惜於是督率諸將
倍道兼進併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
器械其數甚衆仍分兵據守以遏賊路上聞之大悅始
改石堡城爲振武軍自是河隴諸軍遊奕拓地千餘里
十九年契丹衙官可突干殺其王邵固率部落降於突
厥元宗遣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以討奚及契丹兩
蕃以禕爲副王旣不行禕率戶部侍郎裴耀卿等諸副

將分道統兵出於范陽之北大破兩蕃之衆擒其酋長餘黨竄入山谷軍還禕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兼關內支度營田等使兼採訪處置使仍與一子官禕既有勳績執政頗害其功故其賞不厚甚爲當時所歎二十二年遷兵部尚書入爲朔方節度大使久之坐事出爲衢州刺史俄歷滑懷二州刺史天寶初拜太子少師以年老仍聽致仕二年遷太子少師（新書太師）制出病薨年八十餘上聞而痛惜者久之禕居家嚴毅善訓諸子皆有令名三子峘嶧峴皆至達官別有傳

祇神龍中封爲嗣吳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天

寶十四載爲東平太守安祿山反率衆渡河兇威甚盛河南陳留滎陽靈昌等郡皆陷於賊祇起兵勤王元宗壯之十五載二月授祇靈昌太守又左金吾大將軍河南都知兵馬使其月又加兼御史中丞陳留太守持節充河南道節度採訪使本官如故五月詔以爲太僕卿遣御史虢王巨代之代宗大厤時祇既宗室老以太子賓客爲集賢院待制是時勳望大臣無職事者皆得待詔於院給飧錢署舍以厚其禮自左僕射裴冕等十三人爲之子嶸以蔭補五品官祇薨兄岵得罪乃以嶸嗣王累至宗正卿檢校刑部尚書薨贈太子少保性介直面刺人短歷官清白居室不能蔽風雨收恤甥姪慈愛過人家無留儲公卿合賻乃克葬

濮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也少善屬文武德三年封

宜都王四年進封衛王以繼衛懷王霸後貞觀二年改封越王授揚州大都督五年兼領左武候大都督並不之官八年除雍州牧左武候大將軍七年轉鄜州大都督十年徙封魏王遙領相州都督餘官如故太宗以泰好士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趨拜稍難復令乘小輿至於朝所其寵異如此十二年司馬蘇勗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爲美勸泰奏請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修撰衛尉供帳光祿給食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藉門若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分道

計州縣緝疏錄凡五百五十篇歷四朞成十四年太宗幸泰延康坊宅因曲赦雍州及長安大辟罪已下免延康坊百姓無出今年租賦又賜泰府官僚帛有差十年泰撰括地志功畢表上之詔令付祕閣賜泰物萬段蕭德言等咸加給賜物俄又每月給泰料物有逾於皇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睿極其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

巧之姦乘機而動私恩害公慾志亂國伏惟陛下功超遂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爲世作法一日萬幾或未盡美臣職在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傳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出入警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憲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常存禮則言提其耳且示儉節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謙儉又勸之以文學

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又令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上奏曰伏見敕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內處所寬閑參奉往來極爲便近但魏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與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既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不敢寧寢輕干聽覽追深戰慄太宗並納其言時皇太子承乾有足疾泰潛有奪嫡之意招駙馬都尉柴令武

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腹心黃門侍郎韋挺工部尚書杜楚客相繼攝泰府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臣津通賂遺文武羣官各有附託自爲朋黨承乾懼其凌奪陰遣人詐稱泰府典籤詣元武門爲泰進封事太宗省之其書皆言泰之罪狀太宗知其詐而捕之不獲十七年太子敗帝陰許立泰岑文本劉洎請遂立泰爲太子長孫无忌固欲立晉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萬吉復欲從无忌泰微知之因語晉王爾善元昌得無及乎王憂甚帝怪之以故對帝憮然悟承乾敗太宗面加譴讓承乾曰臣貴爲太子更何所求但爲泰所圖特與朝臣謀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太宗因謂

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儲君之位可經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晉王皆不存晉王立泰共承乾可無恙也乃幽泰於將作監下詔曰朕聞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愛敬罔極莫重乎君親是故爲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罰爲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魏王泰朕之愛子實所鍾心幼而聰令頗好文學恩遇極於崇重爵位踰於寵章不思聖哲之誡自構驕僭之咎惑讒諛之言信離間之說以承乾雖居嫡長久纏痾恙潛有代宗之望靡思孝義之則承乾懼其凌辱泰亦日增猜

阻爭結朝士競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託附親戚之內分爲朋黨朕志存公道義在無偏彰厥巨釁兩從廢黜非惟作則四海亦乃貽範百代可解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降封東萊郡王太宗因謂侍臣曰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窺嗣者兩棄之傳之子孫以爲永制然帝猶謂无忌曰公勸吾立雉奴雉奴仁儒得無爲宗社憂奈何雉奴高宗小字尋改封泰爲順陽王徙居均州鄖鄉縣太宗後嘗持泰所上表謂近臣曰泰文辭美麗豈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計斷割恩寵責其居外者亦是兩相全也二十一年進封濮王高宗卽位爲泰開府置僚屬車服羞

膳特加優異永徽三年薨於鄖鄉縣年三十有五贈太尉雍州牧謚曰恭文集二十卷二子欣徽欣封嗣濮王徽封新安郡王欣則天初陷酷吏獄貶昭州別駕卒子嶠本名餘慶中興初封嗣濮王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十二年爲國子祭酒同正員以王守一妹壻貶邵州別駕移鄧州別駕後復其爵

庶人祐字贇太宗第五子也武德八年封宜陽王其年改封楚王貞觀二年徙封燕王累轉豳州都督十年改封齊王授齊州都督十一年始歸國明年入朝以疾留京師其舅尚乘直長陰宏智謂祐曰王兄弟既多卽上百年之後須得武士

自助乃引其妻兄燕宏信謁祐祐接之甚厚多賜金帛令潛募劒士十五年還州初太宗以子弟成長慮乖法度長史司馬必取正人王有虧違皆遣聞奏而祐溺情羣小尤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大鼎輔導無方竟坐免權萬紀前爲吳王恪長史有正直節以萬紀爲祐長史以匡正之萬紀見祐非法常犯顏切諫有昝君謩梁猛彪者並以善騎射得幸於祐萬紀驟諫不納遂斥逐之而祐潛遣招延狎暱逾甚太宗慮其不能悔過數以書責讓祐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帝之愛子陛下欲王改悔故加敎訓若能飭躬引過萬紀請入言

之祐因附表謝罪萬紀旣至言祐必能改過太宗意稍解賜萬紀而諭之仍以祐前過敕書誥誡之祐聞萬紀勞勉而獨被責以爲賣己意甚不平萬紀性又褊隘專以嚴急維持之城門外不許祐出所有鷹犬並令解放又斥出君謩猛彪不許與祐相見祐及君謩以此銜怒謀殺萬紀會事泄萬紀悉收繫獄而發驛奏聞十七年詔刑部尚書劉德威往按之并追祐及萬紀入京祐大懼俄而萬紀奉詔先行祐遣燕宏信兄宏亮追於路射殺之旣殺萬紀君謩等勸祐起兵乃召城中男子年十五已上僞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開官庫物以行賞

驅百姓入城繕甲兵署官司其官有拓東王拓西王之號詔遣兵部尚書李勣與劉德威便道發兵討之祐每夜引宏亮等五人對妃宴樂以爲得志戲笑之隙語及官軍宏亮曰不須憂也右手持酒啗左手刀拂之祐愛信宏亮聞之甚樂太宗手詔祐曰吾嘗誡汝勿近小人正爲此也汝素乖誠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禍以取覆滅痛哉何愚之甚也遂乃爲梟爲獍忘孝忘忠擾亂齊郊誅夷無罪去維城之固就積薪之危壞磐石之親爲尋戈之釁且夫背禮違義天地所不容棄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爲國讐萬紀存爲忠烈死不妨義汝

生爲賊臣死爲逆鬼彼則嘉聲不隤爾則惡名無窮吾聞鄭叔漢戾並爲猖獗豈期生子乃自爲之吾所以上慙皇天下愧后土歎惋之甚知復何云太宗題書畢爲之灑泣時李勣等兵未至齊境而青淄等数州兵並不從祐之命祐又傳檄諸縣亦不從祐窮蹙上表曰臣帝子也爲萬紀讒構上天降靈罪人斯得臣狂失心悁悒驚悸左右無兵卽欲顚走所以傾仗械以自衛護或勸祐虜城中子女走入豆子䴚爲盜計未決而兵曹杜行敏謀將執祐兵士多願從是夜乃鑿垣而入祐與宏亮等五人被甲控弦入室以自固行敏列兵圍之謂祐曰昔爲帝子今乃國賊行敏爲國討賊更無所顧王不速降當爲

煬爐命薪草欲積而焚之祐遂出就擒餘黨悉伏誅行斂送祐至京師賜死於內省貶為庶人國除尋以國公禮葬之詔齊州給復一年擢行斂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祐喜養鬬鴨方未反貍齧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祐之亂州人羅石頭數祐罪以刀直前刺祐不克殺之詔贈亳州刺史嘗引騎徇邑聚野人高君狀曰上親平寇難土地甲兵不勝計令王以數千人為亂猶一手搖泰山又如君父何祐擊禽之媿其言不能殺詔擢榆社令

蜀王愔太宗第六子也貞觀五年封梁王七年授襄州刺史十年改封蜀王轉益州都督十三年賜實封八百戶除岐州刺史愔常非理毆擊所部縣令又畋獵無度數為非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可以馴擾於人鐵石鐫

鍊可爲方圓之器至如愔者曾不如禽獸鐵石乎乃削
封邑及國官之半貶爲虢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
千戶愔在州數遊獵不避禾稼深爲百姓所怨典軍楊
道整叩馬諫愔曳而捶之永徽元年爲御史大夫李乾
祐所劾高宗謂荊王元景等曰先朝櫛風沐雨平定四
方遠近肅清車書混一上天降禍奄棄萬邦朕纂承洪
業懼均馭朽與王共慼同憂爲家爲國蜀王畋獵無度
侵擾黎庶縣令典軍無罪被罰阿諛即喜忤意便嗔如
此居官何以共理百姓歷觀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
則慶流子孫違越條章則誅不旋踵愔爲法司所劾朕

實耻之帝又引楊道整勞勉之拜爲匡道府折衝都尉賜絹五十疋貶惜爲黃州刺史四年坐與恪謀逆黜爲庶人徙居巴州尋改爲涪陵王乾封二年薨咸亨初復其爵土贈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悼封子璠爲嗣蜀王永昌年配流歸誠州而死神龍初以吳王恪孫朗陵王瑋子禕爲嗣蜀王

蔣王惲太宗第七子也貞觀五年封郯王八年授洺州刺史十年改封蔣王安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三年除梁州都督惲在安州多造器用服翫及將行有遞車四百兩州縣不堪其勞爲

有司所劾帝特宥之後歷遂相二州刺史上元年遷箕州刺史有人詰闕錄事參軍張君徹誣告惲謀反惶懼自殺高宗知其枉斬君徹贈司空荆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煒嗣初封汝南郡王歷沂州刺史垂拱中爲則天所害子銑早卒神龍初封銑子紹宗爲嗣蔣王景龍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爲太子家令同正員卒子欽福嗣爲率更令同正員天寶初削官於錦州安置十二載爲南郡長史同正惲子煒蔡國公煒孫之芳幼有令譽頗善五言詩宗室推之開元末爲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及祿山起逆自拔歸西京授右司郎中歷工部侍郎

太子右庶子廣德元年兵革未清吐蕃又犯邊侵軼原
會乃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歸
除禮部尚書尋改太子賓客惲子休道休道子琚本名
思順中興封嗣趙王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十二年改
封中山郡王右領軍將軍

越王貞太宗第八子也貞觀五年封漢王七年授徐州
都督十年改封原王尋徙封越王拜揚州都督賜實封
八百戶十七年轉相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
永徽四年授安州都督咸亨中復轉相州刺史貞少善
騎射頗涉文史兼有吏幹所在或偏受讒言官僚有正

直者多被貶退又縱諸僮豎侵暴部人由是人伏其才而鄙其行則天臨朝加太子太傅除蔡州新書豫州刺史自則天稱制貞與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霍王元軌及元嘉子黃國公譔靈夔子范陽王藹元軌子江都王緒并貞長子博州刺史瑯琊王沖等密有匡復之志垂拱三年按紀在四年當從紀七月譔作謬書與貞云內人病漸重恐須早療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仍速相報是歲則天以明堂成將行大享之禮追皇宗赴集元嘉因遞相語云大享之際神皇必遣人告諸王密因大行誅戮皇家子弟無遺種矣譔遂詐為皇帝璽書與沖云朕被幽縶

王等宜各救拔我也沖在博州又僞爲皇帝璽書云神皇欲傾李家之社稷移國祚於武氏遂命長史蕭德琮等召募士卒分報韓魯霍越紀等五王各令起兵應接以赴神都初沖與諸王連謀及沖先發而莫有應者唯貞以父子之故獨舉兵以應之尋遣兵破上蔡縣聞沖敗恐懼索鏁欲自拘馳驛詣闕謝罪會其所署新蔡令傅延慶得勇士二千餘人貞遂有拒敵之意乃宣言於其衆曰瑯琊王已破魏相數州聚兵至二十萬朝夕即到爾宜勉之徵屬縣兵至七千人分爲五營貞自爲中營署其所親汝陽縣丞裴守德爲大將軍內營總管趙

成美爲左中郎將押左營閻宏道爲右中郎將押右營安摩訶爲郎將後軍總管王孝志爲右將軍前軍總管又以蔡州長史韋慶禮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其府司馬凡署九品已上官五百餘人令道士及僧轉讀諸經以祈事集家僮戰士咸帶符以辟兵其所署官皆迫脅見從本無鬬志惟裴守德實與之同守德驍勇善騎射貞將起事便以女良鄉縣主妻之而委以爪牙心腹之任則天命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夏官尚書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率兵十萬討之仍令鳳閣侍郎張光輔爲諸軍節度於是制削貞及冲屬籍改姓

尫氏崇裕等軍至蔡州城東四十里貞命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規等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門自守裴守德排閤入問王安在意欲殺貞以自贖也官軍進逼州城貞家僮悉力衞貞曰事既如此豈得受戮辱當須自爲計貞乃飲藥而死家僮方始一時散舍仗就擒規亦縊其母自殺守德攜良鄉縣主亦同縊於別所麴崇裕斬貞父子及裴守德等傳首東都梟於闕下貞起兵凡二十日而敗貞之在蔡州數奏免所部租賦以結人心家僮千人馬數千匹外託以畋獵內實習武備嘗遊於城西水門橋臨水自鑒不見其首心甚惡之未幾而及禍神

龍初追復爵土與子沖俱復舊姓初貞將起兵作書與壽州刺史駙馬都尉趙瓌曰佇總義兵來入貴境瓌甚喜復許率兵相應瓌妻長樂長公主高祖第七女和思皇后之母也謂其使曰爲我報越王與其進不與其退爾諸王若是男兒不應至許時尙未舉動我常見耆老云隋文帝將篡奪周室尉遲迥是周家外甥猶能起兵相州連結突厥天下聞風莫不響應況爾諸王並國家懿親宗社是託豈不學尉遲迥感恩効節舍生取義耶夫爲臣子若救國家則爲忠不救則爲逆諸王必須以匡救爲急不可虛生浪死取笑於後代及貞等敗瓌與

公主亦伏誅濟州刺史薛顗與其弟紹謀應沖率所部庸調治兵募士沖敗下獄死顗駙馬都尉瓘之子母城陽公主封河東縣侯紹尚太平公主瓘累右玉鈐衛員外將軍以主壻不加戮餓死河南獄

沖貞長子也好文學善騎射歷密濟博三州刺史皆有能名初沖自博州募得五千餘人欲渡河攻濟州先取武水縣縣令郭務悌赴魏州請援魏州莘縣令馬元素領兵千七百人邀之於路恐力不敵先入武水城閉門拒守沖乃令積草車上放火燒南門擬乘火突入火之未起南風甚急及火已燃遽迴爲北風未至城門燒草巳甚沖軍由是沮氣有堂邑丞董元寂爲沖統率兵仗及沖擊武水元寂曰瑯琊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

聞之斬元寂以徇兵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有家僮左右不過數十而已乃郤走入博州城爲守門者所殺則天命左金吾將軍邱神勣爲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沖兵未至沖巳死傳首東都梟於闕下沖起兵凡七日而敗沖三弟蒨封常山公歷常州別駕坐與父兄連謀伏誅溫以告其朋黨得實減死流嶺南尋卒神龍初侍中敬暉等以沖父子翼戴皇家義存社稷請復其官爵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手詔不許開元四年詔追復爵土令備禮改葬太常奏謚議曰故越王貞往者願匡宗社夙懷誅呂之謀迺心王國用擊非劉

之議以玆獲戾上悼聖心謹按謚法死不忘君曰敬請諡曰敬從之五年下詔曰九族以親克敦其敎百代必祀允敬厥德故蔡州刺史越王貞執心不回臨事能斷粤自藩國勤於王家宏道之後寶圖將缺懷劉章之輔漢追鄭武之翊周遂能奮不顧身率先唱義雖英謀未克而忠節居多嗣絕國除年踰二紀奠享淪廢甚爲憫焉永言興繼式備典冊其封貞姪孫故許王男左監門衛將軍夔國公琳爲嗣越王以奉其祀仍官爲立碑琳尋卒國除貞最幼息珍子諝嶺表數世不能歸開成中女孫持四世喪北還求祔王塋詔嘉憫敕宗正寺京兆府爲訪其兆非陪陵者聽葬女名元眞爲道士

紀王慎太宗第十子也貞觀五年封申王七年授秦州都督十年改封紀王賜實封八百戶十七年遷襄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百姓爲之立碑二十三年加實封滿千戶永徽元年拜左衛大將軍二年授荊州都督累除邢州刺史文明元年加授太子太師轉貝州刺史慎少好學長於文史皇族中與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爲紀越初貞將起事慎不肯同謀及貞敗慎亦下獄臨刑放免改姓虺氏仍載以檻車配流嶺表道至蒲州而卒慎長子和州刺史東平王續最知名早卒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楚國公叡遂州別駕襄陽郡公秀廣化郡

公獻建平郡公欽等五人再拱中並遇害家屬徙嶺南

琮三子行遠行芳行休始琮與二弟同死桂林開元四年行休請身迎柩既至無封樹議者謂不可復得行休掃地布席以祈是夜夢王乘舟舟判為二既而適野見東洲中斷乃悟焉又靈堂鎖一夕莖自屈管上有指迹一奇二並使卜人筮之曰屈於文為尸出指者示也一奇二並三殯也先王告之矣乃趣其所發之如言而一節獨闕行休號而寢夢琮告曰在洛南洲明日直殯南得之於是以三喪歸陪葬昭陵贈琮陳州刺史永昌時行遠行芳斥嶲州六道使至行遠先就戮行芳幼當赦抱持請代遂與俱死西南人稱寃悌云

中興初追復官爵令以禮改葬

慎女東光縣主始八歲聞慎有疾不食父哀之給云已愈主祭顏色未平終不肯御內外稱之長適太子司議郎裴仲將時妃主多恃貴以奢豫相矜主獨儉素姊弟諸曰人生富貴在得志獨勤苦欲何求答曰我幼好禮今行之不違非得志謂何且自古賢妃淑女以恭遜著名驕縱敗德況榮寵貴盛儻來物也可恃以凌人乎及王死號勵嘔血數升免喪絕膏沐者二十年始諸王妃主自再

拱後被害者皆槀掩之神龍初詔州縣普加求訪祭以牲牢復官爵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主問慰勵卒教其子曰爲我謝親戚酷償已雪下見先王無恨矣中宗爲舉哀章善門下詔褒揚封愼少子鐵誠爲嗣紀王後改名澄新書作證景雲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開元初歷德瀛冀三州刺史左驍衞將軍薨子行同嗣天寶中爲右贊善大夫同正員

江王囂太宗第十一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六年薨謚曰殤

代王簡太宗第十二子也貞觀五年受封其年薨無後國除

趙王福太宗第十三子也貞觀十三年受封出後隱太

子建成十八年授秦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二十三年加右衛大將軍累授梁州都督咸亨元年薨贈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中興初封蔣王惲孫思順為嗣趙王

曹王明太宗第十四子（母本巢刺王妃帝寵之欲立為后魏徵諫曰陛下不可以辰嬴自累乃止）貞觀二十三年賜實封八百戶尋加滿千戶顯慶中授梁州都督後歷虢蔡蘇三州刺史詔令繼巢刺王元吉後永隆中坐與庶人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於黔州都督謝祐希旨逼脅令自殺帝深悼之黔府官僚咸坐免職景雲元年明喪柩歸於京師陪葬昭陵有二子南州別駕零陵王俊黎國公傑垂拱中並遇害中興初

封傑子肖爲嗣曹王是時諸王子孫自嶺外還入見中宗皆號慟帝爲泣下初武后時壯者誅死幼皆没爲官奴或匿人間傭保至是相繼出帝隨屬遠近封拜焉肖叔父備自南州還又封備爲嗣曹王衞尉少卿同正員肖遂停封後備招慰忠州叛獠没於賊又封肖爲王銀青光祿大夫右武衞將軍卒子戢嗣左衞率府中郎將卒子臯嗣臯自有傳

史臣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高辯悟爲長孫无忌忌嫉離間父子遽爲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陰禍之報歟武后斵喪王室潛移龜鼎越王貞父子痛憤義不圖全毀室之悲鴟鴞之詩傷矣比齊祐之亥作

豈同年而語哉

贊曰子弟作藩磐石維城驕侈取敗身無令名沖譔憤發覵死如生承乾齊祐愚弟庸兄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七